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瑤華傳 第二十六回 形影暫分因有後 師徒泣別奔前程

七言絕句兩首詩曰：江口分離別淚傾，戒針歌訣授卿卿。要知功罪如何滿，效驗還須信步行。

設心收蟒已驚疑，點化為奴事更奇。豈但一方皆受惠，且教保衛走天涯。

卻說無礙子正說著，忽停了口，忽又回過頭道：「我想荷香竟帶了素蘭徑去都中，賜第內住下。況他人也出眾，到那五年期滿，也好就近弄個功名，便可照料雜務，且可通通兩頭消息。」瑤華道：「師父慮得很是，現在莊上諸事，這三個小廝很夠照應了。」遂令張其德將荷香、素蘭叫來。

不一會都到寢宮內，無礙子吩咐道：「方才錢金易有書來說，京中租子不能收起，。他一個原難辦理，況是你經手過的，你們夫妻兩個可即收拾進京，就在賜第內住下，照料一切事務。往後公主雲游，恐怕有復到都中休息的時候，所有一切租子即存留在彼，不必再運來莊上。你比眾小廝稍出一頭，也可博個功名到手，也好後來報效公主養育之恩。」荷香、素蘭兩個聽了，不覺淚流滿面的道：「公主有此富貴享用，為何又要雲游？」無礙子道：「他的行徑你們諒來也略知一二，也非三言兩語說得盡的。總之各要盡心竭力，保護這莊子要緊。他去雲游，我也要暫且回山，到那時自然知道，不必傷悲。」就此去罷。」荷香夫妻兩口，當時叩別，又與眾人告祥，旋即啟行人都去了。

再說梅影旋亦來到寢宮，見說荷香、素蘭入都居住，少不得隨同大眾留戀了一回，直送了他們去後，才來見無礙子、瑤華。無礙子見了梅影，對瑤華道：「你看她身子漸漸的粗了，以後想不便掉換了。」梅影道：「再下去也要搬過這邊來住，這浪子每日昏昏沉沉，也不在這個上細辨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很使得。」瑤華道：「這首《夜來香》詩，他可曾做？」梅影笑道：「做也做了，只是拿不出，所以替他改了，才謄過來的。」瑤華道：「他的原稿可在？」梅影道：「那裡還留他的稿兒。」瑤華道：「你還記得兩句麼？」梅影道：「也記得兩句，」他的頂聯道：「插髻遠香透過枕，折苞一色度通宵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意卻有，只是達不出來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六句還有好似他的麼？」梅影笑道：「那有檢壞的句子念出來的。他說昨晚的賦是我們夙構了，有意難他的。我也沒有這些氣力同他分辨。可見他心地實在模糊。」無礙子道：「若看他的面容，卻不像肚裡這樣結實的。」瑤華道：「肚裡結實，大約是紈的常事，而且更是無礙，再不討人喜歡，這是一樁大毛病。」梅影道：「實為確當。」又耽擱了一回，才過那邊去。

再說周君佐在莊一無興頭，忽然想起要巴急功名，趕著進京去了。自此無話。夏秋倏過，嚴冬又來，已是梅影分娩時候，到得十一月二十四日，產下一子，遂各處報喜。周君佐得知，連忙趕回莊來，從襁褓中見了所生之子，好不快活。又到自己莊上，與祖宗父親叩喜，並求取名。周皇親取了克成兩字。少不得各處都來送兩家的賀禮，兩家都要備酒清客，足足的又忙亂了二十天，才算完結。

這瑤華只與無礙子在大樓下打坐靜修。無礙子估量這邊喜事辦完，遂對瑤華道：「周君佐已有子嗣，你分內之事已算完了，不要自家耽擱了功行，我也要回山修煉正果。這富貴叢中，不是久相處的。我意欲於正初和你一同起行，只說與梅影往南海進香，我自往峨嵋山去，你可由河南往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蘇州、山東、直隸、山西、陝西、四川游一個圈子，立功消罪，豈不是好？」

瑤華道：「既有這些省分，盤纏路費也非小可，若弟子一人行走，那裡帶得許多。若帶了多人，更不能立功消罪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已替你打算在此。路途遼遠，也非單身走得來的。切近這幾省，自然帶個兩三房人去，在路上如物色有可用之人，便可慢慢掉換轉來。至建立功行，也非徒手可得，遇著應用銀錢之處，也須用度，身邊能帶幾何？我已預為籌畫，每省發本銀五萬兩，招募我們佃戶中能經紀者，令其領去各省，開張典鋪。如有需用，置備號票，各執半紙，合符發銀。如已用完，再從這裡發去。猶如皇家設立驛站一般，既可信息往還，亦可藉以托身用度。如此可謂萬全。」瑤華道：「領本開張之佃戶可曾召募，帶領的人可曾點定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領本的佃戶我已令蕉葉召募，據他說已有二十餘人情願領本前去。現在催令具領，著今年內先行。你所帶的人，如小廝們夫婦，俱要在莊保守，不便分撥。我意令白於玉、黃金釧同黃家媳婦這三房人同行。白於玉等略曉些弓馬，也可資其指臂之助。那三個男子，內中一個江允長，略懂些字義，可以代你登記帳目及往來書札之用。那兩名陳玉、李榮都是粗人，途中可以跑腿，也就夠用了。你且暗暗把自家應用籍籠物體，預為收拾，一過新年，即便同行。」瑤華道：「路上一切如何佈置？」無礙子道：「這且慢提，少不得分手時再與你細說。」瑤華一遵所命。

又隔了些時，蕉葉來回：「各佃戶俱具領來領銀起身。」無礙子同瑤華一同兌發，共銀四十五萬兩，各給號票半紙驗對合同，即行給發。轉眼之間，已過新年，無礙子擇於初八日期，令張其德傳知令史，備辦車馬，要同梅影上南海普陀山進香。到了初七晚上，傳了子女們及在宮太監、宮女並各局人等，進寢宮密諭道：「我同公主出外雲游，爾等在家好生保護莊子，一如我在這裡一般，不許稍有違犯，各人都要保養身子，不可糟蹋，色慾雖好，比刀劍還利害。若公主得有道行，自然也提拔你們，斷不可胡行亂為。數年之後，這裡盜賊蠶起，莊子前後左右，俱設有機關在內，到那時節，要預為開設防備，以免盜賊竊發。若遇反叛橫行，這就不濟事了。可預先塑造佛像，改為道院，可免焚燒擄掠。你們須牢房吾言，不可視為廣泛。梅影在駙馬府代公主之職，你們只當公主看待，不可破其行蹤。我雲游厭倦，仍來莊上與你們聚會。」眾人喏喏連聲而退。

第二日清晨，將行裝發出，捆載明白，到大殿上轎，又傳令名、長史、副史及管事人等，囑咐了一番。出到大門，眾佃戶男婦並街坊鋪戶都來拜送，無礙子又一一叮嚀了一遍。眾子女及在宮人等，俱送至大殿，灑淚而別。遂同瑤華起身而去，車馳馬速，轉眼已渺。

梅影回宮，遵無礙子囑咐，以公主自居，而宮內諸男婦亦以公主尊奉，故周君佐及福王毫無知覺。長史、令史等，俱各守法安分，惟將無礙子同梅影赴南海普陀山進香緣由，稟知兩家的主兒，這周君佐和福王並不以此事記懷，若照這樣下去，自然安逸無事。奈有周文鸞姐妹，認著梅影是瑤華一般，親熱異常，因家中人雜，探知周君佐進京，即來駙馬府中無所不為，引誘得梅影也是縱情恣樂，這是駙馬府中情形。這邊福王偶然到莊，也是淫亂不堪。先前遠處閩秀來做詩會，是實在做詩，自無礙子去後，做詩不過假個名兒，其實做那沒正經的勾當。起初不過是小廝胡行亂為，以後福王得知，竟效移幟拔趙的故事。繼而公然出面挑選，有那不顧廉恥的，自然樂從，還有貞烈的，也就不從，吵嚷而去者，因而將詩會的名聲大壞了。福王見無多人來，也就掃興回汴。不題。

再說無礙子同瑤華曉行夜宿，不過五六天已到安慶江口，第二日便要買舟渡江，當晚檢一處宿店歇了，用畢晚膳，先打發跟隨男女歇下了，無礙子將房門閉好，遂對瑤華道：「你明日即買渡江，我今晚和你別了。前途一切情事，我自預知，只要你道心堅固，不可把我從前囑咐的話忘了，就是你向上之心。我雖不在你跟前，卻也時刻護衛，你只放大了明前去。待你功行完滿，即到四川峨嵋山中，有個空空洞，我在那裡清修，你來尋我，便可相逢。」瑤華聽說，哭倒在地，無礙子扶起道：「你如今心地明白，還要哭什麼？大家要趕大家的道路，不要說別的，便是天地也有混沌之日，何況我們。」瑤華道：「雖蒙師父提拔成人，傳授道義，弟子此行茫茫無岸，不知如何謂之孽障償清，如何謂之功行完滿？還求師父指示迷途，弟子好遵依行去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你如今雖然入道，尚在凡塵，若要功成，必須消除罪孽，累積陰功，然後可以希冀仙籍。若我一指，既泄了天機，又怕你道心不固，猶如做人一般，流行坎止聽其自然，若預知死期，人心更多機械了。你若不解知止之由，我有四句歌訣，留在你處，若所遇吻合，你就可徑來尋我。」遂取一張紙寫道：

陶然天地初，乃識陰陽變。力盡氣如虹，技窮功自見。

當時遞與瑤華看了，沉吟不解。無礙子道：「此非解釋得來的，你慢慢地行將去，自然一一應驗。還有三個戒針入在你身上，

你且近前來。」瑤華走到無礙子身旁，無礙子於衣底拿出三個繡花針來，道：「我這三個針，第一針戒的是嬌貴。你自幼到今，除了我教訓之外，父母也未曾吆喝一聲，天子尚然寵愛，何人敢來糟蹋你一點。你如今出門游道，要到處改妝，即到應加聲勢之處，只可著人傳宣足矣，不可自為誇張。若一存此念，功罪俱不能消長。你拿左手來。」瑤華將左手伸出，無礙子將針往手臂皮膚插入，見血就不見針了。又道：「你若違我的戒，此針必然走動，走到心上，你依然是個狐鬼了。」又取第二針道：「這個針戒的是沉湎。此去樂事甚多，必致沉湎於此，戒針一動，即刻回心。」遂插入右臂。又拈第三個針道：「這戒浮躁。我道中事皆取自然，並非浮躁可得一毫，工夫未到，憑你跳過天門，仍有這一毫罣礙，再不能灑脫，這是緊要關頭，你將衣襟解開。」瑤華解開了衣襟，無礙子將這個針插入背上皮膚裡去了。「你行我四句歌訣，守我三個戒針，不怕大道無成。你若干著功德，途次遇險之時，我自知道，必來保護。醫書一部，留在行篋，當有用處。我言盡於此，你牢牢記著，我自去了。」瑤華還依依不捨。

剛走出窗檻邊，無礙子從腰間摸出劍丸，望定一擲，只見一道白光起處，無礙子隨光去了。瑤華心驚膽戰，望空遙為拜送，回房安寢。第二日，白於玉收拾行裝，不見無礙子，各處找尋，瑤華道：「師父昨晚半夜去了。」大家說：「門都不聽得開，怎麼去的？」瑤華道：「師父是空中來，空中去，有什麼出奇？」大家道：「這位師父竟是個仙人。」遂各收拾，下船開行。這是崇禎五春初之事也，看官們要記清。自瑤華渡江至西江，先令陳玉探聽佃戶所開典舖在於何處，將姓名開付。

不一日，探得在南昌府城中，遂由水路徑至南昌，於左近覓個下處居住。略停了幾日，即改裝出遊，令白於玉於篋內，取出女冠巾服出來換了。令黃家的隨行，打了一個小包裹，帶些銀兩，囑咐白於玉等著寓所：「我若有所需，近者令黃家媳婦來取，若遠了另遣人來，見我頭上插的玉簪為記，即便交付。」

說罷要行，白於玉、黃金釧問道：「公主此來是遊山玩景，為何要如此作為？捨著老大的好受用，何苦受此奔波？況公主自幼到今，幾隻隻身獨自步行出過門的？婢子們見了這個情狀，好不代公主傷感。」遂各流下淚來。瑤華道：「此事非你們所知，你只看我師父，自四五歲上，就來撫養教導，也費了十多年的工夫，就為今日教我出門乾此德行，以贖前生之愆。若再留戀富貴之業，無非與草本同腐罷了。我的事一言難盡，你們不要替我傷心，只願我早立些事業回去，將來或可以帶挈你們也未可知。」眾人也略知其意，方各收淚送出。

瑤華同黃家的出了寓門，隨處遊玩，看那六街三市，甚為熱鬧，走乏了就到茶肆中吃茶歇足，饑餓了，就於飯鋪打尖，隨步行來，漸漸走到一個城門，問是東門，見城門之下有一叢人，在那裡讀告示。瑤華也遠遠的看著，見告示上寫道：南昌縣示：為蟒蛇作祟，傷害人民，招募捕殺事。據二十一都鄉民閻士信等投告云云。瑤華心上想道：若能除此一害，免致人民傷殘，卻是一樁大功德。遂令黃家的細問路人，二十一都地方在於何處。不多時，已細問明白，來對瑤華道：「離此有六十餘里，在南昌上深山中。」瑤華道：「既不遠，我們就到那裡去。」黃家的道：「天已下午，那裡還走得及？倘路上無宿處，如何是好？」瑤華道：「我如今那裡還想這個受用，到處就宿，遇物就吃，只講成得功行就是了。你先前也曾受用過的，但若不吃苦，將來有大不好的日子，只怕更難過哩。不要如此嬌貴，大家走去，可止則止，可行則行便了。」黃家的只得跟著就走。瑤華是習練縱跳的，並非嬌嬌滴滴的公主，所以其行甚速，黃家的倒時時趕不上來，只索等她。走到傍晚，山霧迷濛，遙見有個村莊，就往借宿求齋。這鄉村婦女兒兩個道姑，都是文文雅雅的，各各歡喜留連，收拾一處空屋，與她兩個宿了，還備些素菜飯款留。遂問這些婦女道：「我聽得你們這裡有蟒蛇害人，可真麼？」那些婦女道：「了不得，不瞞師父們說，離我這裡只有二十多里路了，山名叫做馬頭山，山洞裡有條蟒蛇，多長多粗，它未出洞，就會吐霧，把人迷得看不見了，就來吃人。它喜吃小孩子，這一帶的小孩子，都被它吃絕了種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怎麼不叫人捕殺它呢？」那些婦女道：「各處去尋覓有武藝的捕殺，只是沒有。」瑤華道：「我如今要去收捕它，與你們這一方除害，可好麼？」那些婦人個個合掌念阿彌陀佛，道：「得你這個女菩薩捕殺了時，不知多少人家感激你哩。」瑤華道：「我發了這個心願，自然必定要除它。」眾人聽說，各去報與夫男知道，沒有一個人不來恭敬的。當下安寢。次日起身，與他們說了打攪，徑往馬頭山來。離山不遠，路旁又有個村莊，瑤華遂進村中，與這些婦女借住。早有前邊村裡有來通知，一見都知道是來收捕蟒蛇的，沒一個人不歡喜。當下就接入廳堂，男女都來叩問。瑤華道：「這個怪物的洞穴在於何處，平日何處出入，來時如何光景，怎樣攫人而食？你們居近此間，自然盡悉，先要把這些情由說與我知道，我好設計。」這些男婦用手指道：「它的巢穴在半山裡，也不是日日出來的，若這天日色昏暗，又有些腥氣，午後便要出洞，往山下飲水。若又有怪風吹來，霧氣迷濛，必定到莊上尋人吃。它最喜吃小孩子，如今都把他吃盡吃絕了，連大人也要吃了。我們這村莊從前很熱鬧，自有了這個怪物，都搬往別處住了。我們因捨不得田土，所以還在這裡受它的害。」瑤華問道：「它出入之所，只在這兩處呢，還到別處去？」眾人道：「這裡山溪只有這一處，也有腥風吹過不到這裡來的日子，想必又往山裡尋這些獐狍兔鹿吃了，我們躲還來不及，那個敢去看它。」瑤華道：「你們曾經見過它沒有？」眾人道：「偶然在別處山邊經過碰著，望見它在山溪喝水，也曾見過，有二丈多長，罈子粗，走起路來豎起半個身子，其快如飛。過著細小樹木，把頭一扭，樹就斷了，大樹上它也會盤上去。」瑤華道：「那山裡大樹有多少？」眾人道：「大樹倒不少，本是個種樹的山，自從有了這個怪物，木客都不敢來買這山樹木。我們聞祖父輩說，已有幾十年沒有砍伐了。」瑤華道：「據你們這樣來說，還可以用智收捕。」眾人都謝道：「若得師父法力收得去時，我們情願伐這山的樹木，送與師父做謝禮。」瑤華道：「但要你們遣一個的當人，到城中我寓處，拿這些東西，並要置備一切需要的物件才好下手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容易，師父只管寫信，我們隨便那個都可去得。」瑤華計算了一回，遂寫了一封信，叫把彈弓、弩箭、鏢槍三樣交來。又須另打鐵彈丸三個，要上圓下尖，尖頭都要鋒利。又開上一張藥單，照單置買，交人帶來。遂拔頭上玉簪一支為信。眾人裡邊走出一個，接了就走。瑤華只在這家止息，兩餐素飯都備得齊整，眾人沒一個不恭敬。黃家的私自問道：「公主獨自一個，可以拿得這妖怪麼？」瑤華道：「這不用力氣的事，只要算計得好，也容易拿的。」這黃家的不知瑤華的武藝，心上倒替她擔著險。當夜睡了。